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吉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七十四

第四集十六

新會 梁啓超

歐遊心影錄節錄（續前）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一 首途

這一篇是我們的戰地遊記了。我下筆之先，對於法國政府，不能不表一番鄭重謝意，因為他們陸軍部和外交部各派一員陪伴，招待得十分殷勤，一切旅費，都承他政府供給，我們本是私人漫遊，這種禮貌，實太過優渥了。我們同行的是蔣百里，劉子楷，楊鼎甫，徐巽言，王受卿，加上法政府所派兩員，共九人。張君勳因為各國私立國際聯盟研究會正在倫敦開聯合會，他代表中國人列席，丁在君因為要去洛林州調查礦業，所以都未同行。我們是三月初六日由巴黎起程，十七日回來。遊的地方，是從馬侖河一帶起，經凡爾登，入洛林州，再入亞爾薩士州，折到萊因河右岸，聯軍占領地，假道比利時，循謨士河，穿過興登堡線一帶，到梭阿桑，南返巴黎。實

在遊戰地的時候不過一半，其餘只算遊停戰前的德國領土罷了。

三月六日早上七點鐘從巴黎北車站起行，那時正是舊曆正月月底，北方氣候，日子很短，我們開車好一會，那太陽才從濃霧中掙扎些影子出來，卻還是無精打彩，好像當不起家的樣子。沿路上都是半消半凝的殘雪，和霧中黃日相掩映，別是一種陰森景象。我們向東北行，一路沿著馬侖河北岸，十點半鐘到蘭士車站下車，過了這地方，我們便沒有火車可坐了。原來這蘭士是法國歷史上很有名一個都會，是古代羅馬人建設的，有一座羅馬記功坊，遺址尚存，算是法國著名古蹟之一。有個古寺，係十世紀所建，這寺便同英國的「威士敏士達寺」一樣，法國人認為神聖之府。我們讀西洋歷史，都知道當百年戰爭時（一四二九年）法國有一位救國女傑貞德，那貞德借神道設教將圍攻巴黎的英國軍擊退後，便扶了法王沙里曼第七在這蘭士寺行卽位禮。自此以後，歷代君主所有大典，都在這寺裏舉行。近二三百年，蘭士又成了極繁盛的工商市府，因為附近一帶所產葡萄質味最好，市內有幾個大香檳酒廠，這酒別處是仿造不來的，所以當戰爭前，市中有好幾萬

居民大半是靠這酒來養活。這回戰爭，兩次被敵軍占領，前後馬侖兩役，這地方都是個要點。我們火車上已經過多少馬侖戰役遺跡，但苦無從細看，將到蘭士車站時，見到處一堆一堆的瓦礫，各處房屋，什有九都是廢下半截廢牆。想起杜工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詩句，便自十分傷感，其實比起後來所游殘破各地，這蘭士實在不算得什麼哩。但是我們後來的感動，却比不上初到蘭士時利害，可見人類感情這樣東西，實適用效力遞減的原則，頭一次刺激，入人最深，多經一次，神經便麻木一度了。閑話休提，我們在市上瓦礫堆中徘徊片刻，便往參觀古寺。這寺當一九一八年德軍最後攻擊時，專拿寺來當礮彈射的，破壞得不成樣子。寺前廣場，原有貞德的銅像，一位十九歲絕代佳人，俊眼微微向上，作一種懇誠信仰的表情，手持軍旗，立在馬上，說不盡英姿颯爽，元氣淋漓，可惜全像已經破壞，我們僅得在照片上想像劫餘塵影了。這寺是法國境內第一個峨特式建築，寺前門樓彫刻之美，法人常以自豪，如今是傾圮了一半。寺內五彩玻璃名畫，都是十三四世紀遺物，也十分燬了六七。正面的祭壇，祭壇旁邊法王即位時所御的寶座，都已不留

痕跡了。從前人說戰爭和文明進化很有關係，戰爭究竟能否產出將來的文明，姑且勿論，却是從前的人類文明遺產，已經糟蹋不少哩。

我們也犯不著多作無聊的傷感，肚子餓了，商量吃飯去。唉！戰前熱烘烘一個大市鎮，如今只剩下一間完好的房子，就拿來做軍人公共食堂，我們在那裏胡亂用了一頓中飯。順便去參觀香檳酒廠，廠的上層也破壞了，單有地窖子裏藏酒的地方依然無恙，總算地底下一個魯靈光殿了。據說德軍占領時，大酺三日，將那酒盡情的牛飲，却是現在所藏，還值四千多萬，那規模的宏大，就可想見了。

我們在蘭士，恰好碰着他們軍中行授勳禮，受勳的是本地出身兩個負傷兵。行禮時約有一連的軍隊齊集廣場，市民重重圍繞，先奏軍樂，次由一小軍官朗誦該兵戰績，然後一高級軍官代表總統將所授勳章親掛在該兵襟上，再代表總統抱著那兵和他十分親熱的接一個吻，（即代表全國民致敬愛之意）市長又代表市民和他接一個吻，跟着四面鼓掌聲音，就像萬雷齊發。我們看着，實有無限感歎，想起勳章這樣東西，原是君主專制時獎勵虛榮的作用，在民治主義底下，論理

本不該有，但虛榮心既是人類公共的弱點，一時未能剷盡，那麼姑且利用他，也要令他含有相當的價值。你看人家行這個禮，何等莊嚴，何等誠懇，真可以叫人死心蹋地爲國家犧牲這條性命，這纔是國家主義底下一種精神教育呢？像我們政府公報上一批一批的勳章雨，恐怕還數不上獎勵虛榮，只算發表恥辱罷。

下午三點半鐘，我們便離開蘭士向東進發，沿路鐵道早已破壞，只得由法國政府預備三輛軍用汽車護送前行。所經各地，都是開戰第一年和第五年血戰之區。再溯上去，那拿破侖和俄普奧三國聯軍大會戰，也在此處。那回大戰是一八一三年十月上旬，這回馬侖之役，是一九一四年九月上旬，僅僅差十一個月就滿一百年了。那回拿破侖是先勝後敗，這回威廉也是先勝後敗，雖然主客殊形，却是野心家到了收場一定失敗，算得了兩回切實教訓了。沿途經過各戰場遺蹟，那陪伴的參謀官隨時指點，我們也常常下車觀覽形勢，恐讀者厭煩，不復詳敘了。是晚八點鐘，在一個小市鎮名叫聖梅諾的投宿，明日上凡爾登去。

二 凡爾登

我們昨天下半天和今日上半年，走的都是筆直的一條大路，這是巴黎通凡爾登的官道，真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我們拿英國路政來比較，確是有點不同。英國的道路，不用說也十分修潔，但他總是因山林川澤的形勢，而且繞避田園廬墓，所以不免彎回曲折。法國的道路，是仿古代羅馬人樣子，都畫出縱橫直線。此事雖小，却很可以表出兩國國民的特性。英國人百事都是歷史上自然發達，有一種環境起，便做出一種事實來和他順應，好像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法國人不然，百事都懸出一個理想，拿理想做標準來規立計畫，依着計畫演成事實。我們試從政治上藝術上種種方面觀察，到處可以看出兩國根本精神不同之點。路政亦其一端了。這兩種精神，各有好處，別國人學步，怕還是學法國穩當些哩。這是我路上一時的感想，離本題太遠了，請讀者見諒。

七日午前，我們穿過阿岡林，這是極大的一座森林。德軍圍攻凡爾登時，失敗過後，還想縱斷巴黎和凡爾登的後路，所以用全力來爭此地。他的皇太子軍即屯林中，兩軍在此經過多少回苦戰，現在地下的鐵條網和樹上底障穗（用來防飛

機偵視的）依然到處滿布，樹木雖然還未燬盡，却把絕好風景的所在，弄成狼藉不堪了。出了大林，遠遠早望見凡爾登高原，十點半鐘就到那裏了。

凡爾登市是怎麼一個光景呢？我這枝拙筆，竟苦不能形容。諸君若有遊過意大利的人，將那二千年前羅馬的「佛林」和維蘇威火山底下的邦津拿來聯想比較，或可彷彿一二。但比起破壞的程度來，反覺得自然界的暴力，遠不及人類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哩。我們初到，就先在舊市街憑弔一回，但見到處都是半堵廢牆，底下堆着一大堆斷磚零瓦，還虧是地氣沍寒，野草毒蟲，不易繁殖，不然，恐怕全市早已無插足之地了。隨後參觀一個大教堂遺址，正殿早已殘破無餘，旁邊一間牧師靜室，還算完好。這教堂是凡爾登最高處，我們從四面破窗中大略憑眺形勢，雄峻肅括之概，一覽在目。當德軍開始攻擊時，他的皇太子向軍士演說，說半個月後德皇就要在這教堂行凱旋禮，如今却是德皇和教堂都是同歸於盡，細想真是何苦來呢。

這日天氣異常凜冽，我遊市街時，手足都僵了，上下牙齒不住的在那裏打架，

想弄杯火酒一吃攢攢寒氣，却是全市沒有一家店鋪，從那裏找起；後來到礮台裏頭去，算是得着了，方纔稍稍回過煖來。這總礮臺穴在地中，最深處離地平好幾十丈，進去就像到了五千年前埃及的金字塔裏頭，覺得和地面上成了兩個世界。據說當時大礮每日幾百發的在外邊亂打，礮臺裏頭的人聽著，不過像幾串爆竹哩。我於軍事是十二分外行，裏頭各種設備的標新領異，實在無從理會。就中令我很感動的有幾件事：第一，裏頭有個大教堂，聽說當軍務最吃緊的時候，祈禱禮拜，未曾停過，兵士的信仰，比平時還加增了好些。我想陸秀夫在厓山舟中抱著帝昀講論語，是講給一個人聽的，所以看來覺得有點迂腐，有點作偽；這個却是當多數人生死呼吸的關頭，替他打一根道德的藥針，真算國民教育一種好法門哩。第二，裏頭有個很大的音樂場，兵士打仗回來，就在那裏奏樂唱歌跳舞看影戲，還有許多軍中文藝會軍中美術會，常常在那裏開會呢。「歌舞從戎」、「投戈講藝」，在我們歷史上是一種文飾的美談，在他們却是日常茶飯哩。第三，裏頭有一個極完整消費協會，是由兵士組織的，軍官也加入幫忙，是將兵士需要物品，廉價販售，聽說

每日有好幾萬佛郎的進出哩。單就這幾件事看來，你想人家的兵是什麼樣的兵，人家的國民是什麼樣的國民，像我們還配在世界上站住嗎？

我們大略遊覽一遍，就在礮臺內食堂午飯，承他們司令官極優渥的招待。停戰以來，意大利王 比利時王 都也曾到過凡爾登一次，都是在這裏吃中飯；而且吃的就是營裏的家常便飯，不過開一瓶香檳酒，就算敬禮外賓了，就這一點也很看出他們的平等精神哩。食堂正中，掛着政府頒給的光榮勳章，——這勳章不是給個人的，是給礮臺的，——下面掛一個海棠式銅牌，刻着 *Can not has he pas* 一句話，意思是「不准他過去」。這句話，是比丹將軍接防凡爾登時誓師所說的，如今變成凡爾登歷史的成語了。此外則各協約國所贈的勳章，掛滿四壁，還有許多德國礮彈銅帽等類和各礮臺被敵礮打下的鐵片，擺滿一屋，竟把食堂成了小小一個博物院了。

下午我們去遊分礮臺，本來要遊兩個，因為迷失了路，險些連一個都遊不成哩。我們坐的是軍用汽車，還有總礮臺的軍官做嚮導，怎麼會迷失了路呢？因為他

們礮臺，都是暗壘，外面本來就沒有標幟，各壘聯絡路線，每每要拿地圖現找，經這回猛攻之後，路線多改了樣子，所以連本地人都鬧糊塗了。我們出了市街，便循一帶岡巒而行，但見滿地焦枯，連一根草毛也沒有，這裏一個坑，那邊一個洞，好像癩頭和尚的樣子，那大的坑竟有三兩丈深十來丈闊，現在冰雪塞滿，雪溶過後，想來裏頭可以淹得死人。唉！這都是一顆礮彈打成的哩。若問這些地方幾時可以恢復原狀，只怕三二十年還敷不上說這話，因為地面幾丈深以內，都是硝精鐵屑，把地質地味完全變了，除非將這層地皮老實剝去，另墊新土，纔可以供耕植之用。唉！真不料最可寶貴的科學發明給這班野獸一般的人拿起來戕殺生靈荒穢土地。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其言很有至理哩。路上彌望，別無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叢冢，上頭插着千百成羣的十字架，和那破殘零亂的鐵條網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頭盔，破靴，彈壳，馬蹄鐵，空罐頭，東一件西一件，算是這幾十里高原的裝飾品。我們從總礮臺出來的時候，天氣本已是陰霾四合，到這時候更下起濛濛絲雨來，我們的車既已迷了路，三翻五覆的迴旋停頓，我們也就幾次下

車，分頭步行。我但覺得四周圍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憑你怎麼熱中的人，到此也是兜頭一盆冷水。現在所謂光華爛漫的文明，究竟將來作何結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好容易才找着一座礮臺，這礮臺名字叫做「伏」。我就叫他伏壘。這伏壘經過敵軍兩次猛撲，幾乎失陷，一次有敵軍五十七人肉薄到壘門一個小丘上，距大礮機蓋所在不過數丈，被守兵殲滅了，守兵也死了三十二人。壘中軍官和我們談那回短兵相接的壯烈搏戰，還是肉飛神動，我覺得總不過是人類獸性的寫真罷了，懶得記他。但兩造死亡的八十九人，却是同葬一丘，真算得「白首同所歸」了。我想魂而有知，風晨雨夕，彼此聚談，真不解白白交換這條性命所爲何來哩。

我們由那壘中軍官引導，裏裏外外很詳細的參觀一回，今也不必細述，不過大規模的壕溝生活，總算看過大概罷了。天色不早了，我們若趕不上梅孜，就要露宿一宵，趕緊走罷。

三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

亞洛二州問題，總算這回大戰主要動機之一，自德國全敗，這問題迎刃而解，不等到維爾賽議和，早已在休戰條約上割還法國了。我們已經到了凡爾登和洛林州的首都梅孜相距咫尺，所以就將這歷史上葛藤最多的兩州順便一遊。

凡讀過西洋史的人，誰也知道一八七一年普法和約普國割去法國這兩州。法人引爲大恥，臥薪嘗膽以求復仇。但從歷史上放眼看來，要認這兩州正當的主權，這盤帳其實算不清楚。查爾曼大帝裂土分封時，這兩州還算是分給德國。至一五五二年，梅孜，荳爾，凡爾登三小侯，要脫離德意志皇帝而獨立，乃求法王亨利第二保護，是爲這問題發軔之始。其後經過三十年戰爭及一六四八年一七六九年戰爭，這兩州纔完全合併給法國。自此公認爲法國領土者將一百年而普法戰爭起，普國割這兩州時，那裏肯認是攘奪，還不是說的光復舊物嗎？所以割讓後五十年間，一部分故老遺民，暗中拿愛祖國這句話相激厲，一面政府當道，也是拿愛祖國這句話相誥誡，同是一句話，却是歸結到正反對的兩極端，也算得亙古未聞的奇語了。雖如此說，兩州人民，比較的還是認法國當祖國者居多數，所以那回割讓

條約，雖經兩政府交換，而亞爾莎士人嬰城固守，尚四十餘日，到糧盡械竭，才勉強納降。兩州人民跟著還力爭住民投票自決所屬，德人不許，忍氣吞聲算了。一面在法國議會當時兩州所選出的議員，向國會作訣別演說，拿「長毋相忘」「復歸有日」的話來相矢誓，一字一淚，給法國人和兩州住民一種極深刻的激刺，這都是那回割讓時所演沈痛悲壯的史劇了。到這回割還法國，雖不敢說全體住民個個都滿足，但總算歡迎的多，反對的少。前回所演種種悲劇，一齣也沒有演過，德人雖亦有「住民投票自決所屬」的煽動，住民却是置之不理，這可見兩州歸還法國，總算得名正言順了。論起兩州隸德的年代，實在比隸法的年代還久長些，爲甚麼定要傾向法國呢？據我看來，第一件，當十六七世紀時，德國文化程度，實在有些不及法國，故兩州改隸以後，自然易於漸染法風。第二件，萊因左岸的住民，本來都帶一種活潑跳脫的性質，和法國國民性相近，和德國國民性相遠。第三件，自從德國占領以後，求治太急，努力用同化政策，事事加以干涉，不知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平等理想，深入人心，兩州民既已習之若素，專制之威，如何能受，所以愈干涉愈

生反感，愈防範愈招攬貳，德人所以不能終有兩州，一半也算咎由自取哩。記得當時老毛奇將軍有句話，說道：『亞爾莎士洛林，過得五十年，纔算真真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他的意思，也是認定了這塊肥肉不是很容易吞得下去，不料恰恰到了第四十九年，就要吐却出來，毛奇的話，竟成讖語了。

法德兩國所以拚命的爭這兩州，並不是面子上爭領土伸縮的名譽，其實軍事上生計上，兩州之對於兩國，真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切膚利害。軍事上呢？老毛奇叫他做「最短的國境防備線」，梅孜和司脫拉堡兩要塞，都是世界著名難攻不落的堅壘。生計上呢？米尼特的鐵礦區，廣袤四百六十三方里，綿跨兩洲，每年產鐵二千一百萬噸，計德國全境每年產鐵總額二千八百五十萬噸，這個礦區所產，占了四分之三了。五年以來，所以能軍械日新持久不屈，都是靠這礦的供給。兩州關係，既已如此重要，所以法國開戰之初，即以恢復兩州爲最主要之目的，中間和英俄兩國締結密約，頭一條就是要求講和時以此爲主要條件。一九一六年時，威爾遜想做調人，要求兩造宣布戰爭目的，法國首舉的便是恢復兩州。後來

威爾遜提議講和條件十四條，便將這條加入，明白承認反觀德國方面，雖屢次提議講和，然而對於這一條，始終絕無絲毫讓步的表示，和議所以中梗，未始不由於此。倘使戰局成爲兩敗俱傷的局面，那麼到議和時，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還有多大爭執。後來德國一敗塗地，這問題竟在休戰條約上輕輕鬆鬆一刀兩段的解決，也算五年來人人意想不到的事哩。兩州的歷史和他的價值，既已大略說明，再敘我們行蹤罷。

我們離開伏壘，天氣已將近晚，匆匆乘車往東進發，雨卻漸漸大起來了，當黃昏慘淡的時候，冒著風，衝著雨，行這千里蕭條的原野，雖然我們異鄉異客，沒有什麼風景山河之感，但對著這種氣象，也不免「人言愁我始欲愁」了。將近日落時，已經由法國洛林州入到舊德國洛林州——洛林割讓時，僅割其半，所以從前德法二國，各皆有此州名——當初開戰時，法國軍隊曾由此地侵入，其後德軍越比來攻，始倉皇調返，那時用兵痕跡，還隱約可辨。將到梅孜附郭，經過一座森林，隨行參謀官指點說是一七九八年法國革命軍大敗聯合軍之處，還有個紀念碑呢。我想那

回戰勝，真算得人類進化史上一場義戰，可惜天黑，不能下車憑弔了。我們一路飢寒交逼，直至晚上快十點鐘，纔到洛林省城的梅孜。幸虧客棧是早已經知會過的，替我們留下很豐盛的晚飯，諸君試想，這頓飯是怎麼個滋味呢！

客棧裏掛一幅畫，很有意思，畫的是中間坐着一位極慈祥的老太婆，旁邊兩位女孩兒，大的穿亞爾莎士服裝，小的穿洛林服裝，都撲在他懷裏，那題目是『認娘還要投票嗎？』因為那時德國和中立國報紙，每每援引威爾遜十四條的民族自決主義，說亞洛兩州改屬，也該由住民投票一次，法國人反對他，這畫就是表示這個意思。我說法國人也未免過於意氣用事，其實投票一次，還不一定是大多數通過改屬嗎？這樣子取得這兩州的主權，不是更公正更鞏固嗎？兩州問題，糾纏不休的已經好幾百年，因為德法兩國你來我往的拿他當戰利品，那住民就像從前俄國農奴一樣跟着土地移轉管轄，沒有一回尊重他們自決的權利，所以終久成一個問題。這回還是照鈔舊文的解決，能否算做永遠解決，我還不敢斷言哩。

我們新近從倫敦泰晤士報上看見美國人賽蒙一篇通信，——此人是著名新